

教研室“虚实”双路径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外在策略

宋领兵, 姜欣辰

郑州商贸旅游职业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2

DOI: 10.61369/RTED.2025020020

摘 要 :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 传统教研室面临教研机构不完善、教研力量不集中、教研手段单一化等诸多桎梏因素, 教研室发展陷入困境。认为: 立足于当下时代背景, 应适时将虚拟教研室这一模式引入进来, 与传统教研室形成虚实双路径协同发展, 并以优化教研为逻辑起点, 以教师主观能动性为动力, 通过内实外虚、外引内证等策略予以推进, 确保教研室的高质量发展。

关 键 词 : 传统教研室; 虚拟教研室; 协同推进

The Internal Logic and External Strategies of "Physical-Virtual" Dual-Path Construction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Song Lingbing, Jiang Xincheng

Zhengzhou Business, Tourism and Vocational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042

Abstract :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s face multiple constraints such as incomplet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dispersed research capabilities, and homogenized approaches, leading to developmental stagnation. The authors argue that, grounded in the current era, it is imperative to introduce the model of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s. This integration with traditional sections forms a dual-path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framework, termed "physical-virtual" synergy. Starting from the logical foundation of optimiz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driven by teache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internal consolidation and external expansion" and "external introduction and internal valida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ens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se sections.

Keywords :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当前的教育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要以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发展主方向; 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和《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教基〔2019〕14号)也指出: 现在乃至未来, 教研工作在推进教学改革、指导教学实践、促进教师发展、服务教育决策等方面, 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研室作为最基层的教学组织, 是教学研究的基础载体与前沿阵地, 更是推动现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新的时代背景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旧有的教研室体系开始滞后于当下教育对于教研的需求, 逐步滋生出教研机构不系统、教研力量不集中、教研形式不科学以及教研效果不理想等诸多问题, 就如何在传统教研室基础上融入新形态教研室进而协同为教育发展服务, 成为了当下学者们急需解决的时代课题^[1]。

一、传统教研室

(一) 发展历程

传统教研室又称为实体教研室, 是针对虚拟教研室、项目教研室以及区域教研室等新兴教研室在时间维度上所产生的一个对应概念, 是以教师为主要力量, 以固定场所为支撑, 在基于一定

教学目的基础上, 通过特定的讨论和研究, 继而常态化维持并不断改革教学的基层实体组织。其发展历程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雏形期(1906-1949), 以民国“视学”制度为标志, 虽无正式教研机构之名, 但已具备教学监督与研究的实质功能, 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二阶段为初创期(1949-1954), 伴随新中国教育体系重构, 通过借鉴苏联模式建立教学研究组, 重点服务

于政治理论教育，确立了教研室作为教育政策执行载体的基本定位；第三阶段为成熟期（1955-2000），实现本土化转型，研究重心从政治思想建设转向教育科学建设，构建起学科教研并重的运行体系，形成了覆盖基础教育全领域的教研网络。其后，人们开始习惯于传统教研室的旧有体系和发展方式，有关教研室的研究只是量的积累，缺少质的变化，关于传统教研室的发展性研究逐渐淡出人们视野。

（二）组织特征

1. 组织实体化

传统教研室是教师集体在固定的场所下所进行的线下研究讨论，教研室活动依赖于固定场所，固定场所本身的存在为教师积极开展教研活动提供了条件，也便于教师之间更加直接、更加有效的讨论和研究；然在另一方面，当教师不能集中某一固定场所时，固定场所的教研活动反而成为了开展的阻碍，传统教研室的实体性使得其很难突破空间的桎梏。

2. 教研常态化

传统教研室一般具有固定的场所、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频率进行教研活动，这有助于教研的常态化，也有助于教研室的常态化发展，教学的质变性改革是有周期的，但教学的量变性促进是常态的，是需要不断摸索和讨论的；同时，在教学维持过程中，也会经常出现一些教学突发状况，这也需要教研室进行常态化处理突发事件，可以说传统教研室的常态化教研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3. 手段单一化

传统教研室隶属于二级学院下的专业建制，一般由该专业的负责人、系主任或教研室主任牵头，汇集本专业相关的教师进行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教学方法改进以及课题申报等教研室内部工作，不同专业、不同学校的传统教研室之间相互独立，也很少交流。固传统教研室的教研形式相对稳定但缺乏灵动，教研手段相对固定但缺乏多元，这虽有助于教研的常态化开展，但针对教研项目的认知上很难涉及跨学科、跨校际、跨区域的交叉融合性，进而限制研究的广度。

二、虚拟教研室

（一）发展历程

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驱动下，教育领域开启数字化转型，虚拟教研室应运而生，它以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进为目标，由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学科或专业教师动态组合，联合开展协同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的教师共同体^[2]。2018年教育部启动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明确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动态开放的新型教研模式激活基层教学组织活力。截至2022年，两批共建成657个试点单位，涵盖课程教学、专业建设等类别，展现出规模化发展态势。当前建设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实施范围集中于本科层次，高职院校尚未形成系统性布局；二是建设主体以“双一流”高校及学科评级A类院校为主，普通高校参与度有限；三是教研内容侧重教学理念与方法创

新，但跨校协同深度及数字技术融合度仍有提升空间。

（二）组织特征

1. 组织虚拟化

虚拟教研室并没有实体的场所，其依托于信息网络，打破了空间对教研的束缚，在名师的带领下依据项目需要，将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教师通过网络临时或暂时聚集在一起进行集体教研。在虚拟教研室内部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与学科之分，一切围绕着项目进行，这极大的提高了教研的效率，也正因为其虚拟的特性，各教师在云端教研室畅所欲言，扩充了教研的广度。相比于传统教研室而言，虚拟教研室更加灵活、更加高效、更加智能，因此虚拟教研室可以说是传统教研室在“智能+”时代下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后催生的时代产物。

2. 教研动态化

虚拟教研室的人员组成没有固定的范围，更多的是依据项目特点和需要，在短时间内汇集相关学者，所开展的教研活动也是紧紧围绕完成特定项目而进行，当项目完成后，在没有新的项目确定开展之前，该教研室会处于暂时“待机”状态^[3]。这种方式保证了教研的高效，但对于高校教学而言，教研必须是常态的，组织人员必须是稳定的，这是教学维持的必须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研室无法单独采用虚拟教研室这一种形态来发展，传统教研室依旧是虚拟教研室存在的基础。

3. 发展时代化

虚拟教研室没有固定的人员组成，也没有固定的实体教研场所，而是一群基于兴趣或者需要聚集在一起交流和分享教研心得，教师教研是出于主观能动，为此，虚拟教研室拥有了更强的创造力；同时，信息化的普及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互联网+旅游、互联网+经济、互联网+体育等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社会主流趋势，尽管虚拟教研室目前只是在本科学院进行了“试点”，但它的发展已是信息化时代的大势所向，谁能更早一步接触并研究尝试，谁就能拥有更深的科研沉淀并在未来的角逐中拔得头筹。

三、传统教研室与虚拟教研室结合的科学性

无论是传统教研室抑或虚拟教研室，都只是教研室在不同技术支撑下的不同形态而已，传统教研室实体建设是虚拟教研室建设的基础，虚拟教研室是传统教研室依托信息技术的衍生和发展，两者在任务和目标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方向和功能上是高度一致的，在内容和要求上又是紧密契合的，缺少了传统教研室的虚拟教研室，无法满足教研的常态化和稳定化，缺少了虚拟教研室的传统教研室，也无法满足教研的多样化和时代化^[4]。故此，高校教研室的发展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国家政策为引领，对接信息时代发展特征，充分发挥传统教研室与虚拟教研室两者的优势形成协同效应，全面激活教师教研热情，以教研引领学校教学现代化发展^[5]。

四、虚实双路径推进的外在策略

（一）宏观意识

在物质层面，虚拟教研室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产物，本身高度依赖于信息技术支撑，无论是选择在传统教研室基础上融入虚拟教研室予以协同，抑或选择对传统教研室进行信息化赋能，都离不开学校的信息化技术。一方面学校要加强信息化硬件建设，确保教研信息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加大教师信息化通识教育，积极探索互联网+教育的发展模式；同时在精神层面，加强教师教研的多元化发展与主观能动意识，以意识促行动，以行动谋发展。

（二）微观实践

1. 内实外虚

依据传统教研室具有实体化和常态化的特征，将线下活动尽量采用传统教研室进行开展，诸如校内教学突发问题的解决、教师进修、同行评议、一流课程申报、学术研讨等，充分发挥传统教研室的实体性与人员稳定性，这有助于增强校内教师的集体荣誉感、管理参与感以及内心归属感，同时发挥思维直面碰撞下研究更加真实深入的特点，强化教师教学研究的主观能动性。根据虚拟教研室具有信息化和项目化特点，将线上活动尽量采用虚拟

教研室进行开展，诸如专题讨论、优秀教学经验研讨、前沿理论学习、论文课题撰写等，一方面发挥虚拟教研室的跨校际、跨学科优势，扩大校内教师视野，跳出学校看社会，跳出学科看发展、跳出传统看潮流，进而与时代发展接轨，与未来同行；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虚拟教研室信息化特点突破地域限制的优势，解放教师场所桎梏，让教师随时随地可以教研，随心所欲进行学习，增速教研效率^[6]。

2. 外引内证

虚拟教研室汇聚了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教学研讨，从中而得出的结论是依据社会大环境所得，更加具有前瞻性和理论性。但前沿的代表可能，不一定代表未来结果，过分追逐潮流也容易产生“左倾”而脱离学校发展实际。故此，由虚拟教研室引进的外部教研经验，必须再次通过传统教研室进行矫正调整，通过建立“外引-内证-调节-实践-再调整”的多次论证方式，充分的把外部经验与内部现实相统一，确保最终教研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虚拟教研室代表社会方向，传统教研室代表自我发展，学校教研室的发展正是要以传统教研室为核心，以虚拟教研室为方向，但最终的落脚点依旧要回归到传统教研室之上。

参考文献

-
- [1] 李会宁. “智能+”时代民办高校虚拟教研室建设研究[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24, (19): 62-65.
- [2] 王丹, 张丁.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高校虚拟教研室建设思路浅析[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21(05): 114-116.
- [3] 刘庆博, 姚国栋, 孟大利, 白明, 周地, 阎婷. 多学科交叉融合虚拟教研室的建设[J]. 药学教育, 2024, 40(04): 46-49.
- [4] 谢旭欣, 刘伯夫, 余海放, 王智渊, 曹钰, 唐时元. 从虚实结合到引领全国——四川大学“急诊与灾难医学”教学场景变革实践[J]. 数字与缩微影像, 2024, (03): 9-11.
- [5] 廖英丽. 高校虚拟教研室: 政策缘起、价值期待与研究理路——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J]. 教育探索, 2024, (04): 37-43.
- [6] 祖强, 马贺, 乔宏志. 协同理论视角下虚拟教研室建设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 2022, (05): 51-55+74.